

蔣碧微生死戀（二十一）

楊兆青

兩個男人使她痛苦

蔣碧微看過張道藩寫的長信，紊亂的心緒中定神想想，爲什麼會先後愛上了兩個人？而這兩個人都使自己如此痛苦？

徐悲鴻的惡意遺棄，去愛上別的女人，使蔣碧微悲不欲生。她在無可奈何的痛苦中，強求振作，也已漸能自立。但失敗婚姻的可怕陰影，對小孩教養的精神壓力與經濟負擔，總在心頭聚成苦水，長久翻騰，折磨不止。

張道藩對素珊依舊熱愛，却又背地愛戀蔣碧微，對蔣的生活照顧無微不至。他兩面要好的情形，烽火中對蔣的純情，讓蔣碧微老覺得愧對素珊而深心不安。

蔣碧微幾次忍痛含悲，要離開張道藩，希望能做到不侵害別人的家庭幸福。她也爲自己着想，不願意這段秘密的戀情暴露；她會受不了別人的指責和唾棄，那種侮辱，不但比死還難堪，就是她被徐悲鴻遺棄之後，數年來的傲骨峻峻，堅強奮鬥，所博得社會上的一點同情，必是盡付東流。因此，她認定，跟張道藩分手，是比較聰明的處理。

問題是，像蔣張這樣兩個經常不能快樂的人，一段永遠陷於絕望的戀情，始終祇有苦苦的思

念和互寄情懷的緣份，兩人的心田就好比久旱乾裂的塵土，彼此的誠心相處，便像霖雨蒼生，使他們在真誠的滋潤中重萌情趣。

有一天，張道藩緩緩的，聲調裏帶着幾份悲戚的告訴蔣碧微：

「我不相信此生此世還能離開妳，但我又何能永久保有妳？」

蔣碧微聽過，感觸頗多，一時興起「知音難求」的想法，竟有僥倖的意念，希望能跟素珊相安無事。但，這種念頭很快又消逝了，因爲那是違背了她做人的原則。蔣碧微只想在精神上，跟張道藩保有過去的互信互諒，長留天地間一絲真愛，她的心願已足，不再強求將來的相聚相守。

就在如此矛盾，如此痛苦，如此無奈的情況下，蔣碧微跟張道藩時聚時散，乍喜乍悲的來往。彼此都心愛要是素珊曉得這個隱情，該怎麼辦？此時，素珊果然知悉了他們全盤的戀情，蔣碧微思前思後，唯一能解決各方面困難的辦法，或許就是跑去找徐悲鴻，無條件跟徐悲鴻和好。

素珊激動提出質問

蔣碧微爲了息事寧人的這種犧牲做法，還在深深的思考，是否就這麼去做？在歌樂山那頭，張道藩已從貴州盤縣回到家裏，素珊正滿腹心思

，與師問罪的吵鬧着問他：

「照中國的說法，這叫『休』了！你爲『休書』吧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張道藩心裏慚愧，先已想好要怎麼跟素珊說的，可是面對她的時候，竟說不出一句話。素珊又說：

「你老遠從法國把我娶來，只爲了填充你心裏的空白？」素珊先是吵得厲害，沒說幾句，語氣就變爲委曲的繼續說：「你在歐洲住了將近十年，也曉得我們法國女孩子，有中國人說『從而終』的思想，爲什麼你要這樣對我？」

「素珊，我先向妳道歉，」張道藩深沉的嘆一口氣：

「是我不好，是我心裏能同時容下你們兩個……。」

「你是先容納她？還是先容納我？」

張道藩仍舊含愧的解釋：

「素珊，這不是先後問題。我不知道中國人說的『緣』字你懂多少？我坦白告訴你，我娶妳是先有情再求緣，沒有一點假。至於我跟碧微，早在法國就有緣相識，所以，我跟妳是『姻緣』，跟碧微則是『機緣』。」

素珊疑惑的又問：

「我不懂『緣』的學問。但你得告訴我，你對我是否感到厭倦？」

張道藩本能的回答：

「沒有！」

素珊立刻說：

「那你答應我，從此跟她一刀兩斷！」

「不可能！」張道藩提高嗓門說：「我跟她相處得很好，但是絕對沒有做出越軌的事。我不能跟她斷絕來往。」

張道藩在歌樂山的寓所不大，客廳也小。簡雅的籐木陳設，在戰時已算相當不錯。張道藩回到寓所的那一夜，素珊和他在客廳裏，隔着籐製茶几對坐，兩人冷漠的互望好久，終於由素珊先開口。因為各懷心事，夫妻之間突然陌生起來，兩人講話的時候，沒有特殊的表情，只是彼此轉動着眼珠子，偶而會把視線從對方的臉上，飄到掛在牆壁的字畫上。

當素珊要求張道藩停止跟蔣碧微交往，張道藩說了幾句表明態度，便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轉身向右直線走過去，然後轉身直線走回來。

素珊有點激動的也站起來，問道：

「我的要求太過份？」

張道藩走到她的面前，站定，嚴肅而誠懇的說：

「不過份，可是，素珊，妳愈來愈不瞭解我了。」

「我是女人，我要的是丈夫的愛，瞭解對我重要。」

「如果不瞭解，我們怎麼會相處愉快？」

「你的意思，是保持你們現在的關係？」素珊曉門也提高說：「你當我是木頭人，不聞不問？我希望你是王爾德！」

張道藩來回又走一趟，對着她，眉頭一皺的說：

「好吧！不談瞭解誤解的事，我讓你聽一句真心話，碧微對我的重要，不亞於妳！」

素珊怔住了，圓圓的雙眼盯着張道藩，慢慢的，從圓圓的邊緣，有淚水滴落下來。素珊低下頭，坐回原位，帶淚沉思片刻，似乎做了某種決定，她徐徐的抬起頭，哀怨的對張道藩說：

「你告訴我吧，要怎麼做？才是中國男人心目中的好妻子。」

張道藩原以為素珊必會跟他大吵大鬧得不可收拾，沒有想到，他毫無隱瞞的承認自己跟蔣碧微的感情，反而使局面緩和下來。張道藩把跟素珊「談判」的情形告訴蔣碧微，事情還是複雜的這麼拖下去。

蔣碧微當然不必忍辱含悲，去屈就徐悲鴻。

吳稚暉一番幽默話

三十一年九月中旬，吳稚暉聽顏實甫說，徐悲鴻挽回不了蔣碧微破碎的心，他乘因公來到重慶之便，特地也到磁器口蔣家一趟，看看能否為徐蔣兩人說合，蔣碧微對吳稚暉說：

「他現在需要的是女人，不是一個家！」

「你難道不是女人？」吳稚暉風趣的說：「我寫信給他好了。」

蔣碧微知道吳稚暉言談幽默，但她也連忙解

釋：

「他要的是年輕的女人，不是我這老太婆。」吳稚暉哈哈大笑起來說：

「我要告訴他，雖有佳麗，不能繼繼。老是在色字上跑，就像頭頂上掛着一把刀，隨時會有引刀成一快的危險，還是老太婆比較安全。」

吳稚暉因患有糖尿病，隔不久就得如廁，他說一說，笑一笑，跑一跑，鬆一鬆，時間過得真快。他是到了磁器口以後，探出蔣碧微已無復合之心，隨口說說輕鬆話，逗逗大家開心。誰知住在附近的幾個朋友，聽說吳稚暉來了，都過來串門子，蔣碧微退出為他們準備午飯，剩下來的都是男賓。

吳稚暉自己解釋喜歡笑的原因，是「笑一笑少一少，懶一懶老一老」。奉勸大家，不妨開懷多笑。接着華林向他討教一個問題，說他看過一本古書，裏頭是一些類似篆文，又像春宮圖，沒有說明文字，看不懂，那是什麼書？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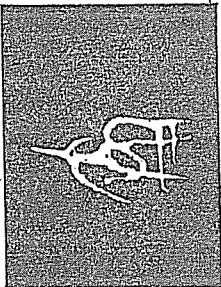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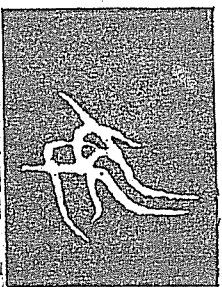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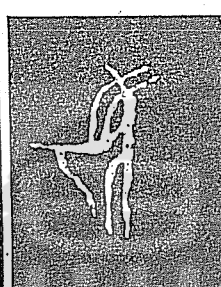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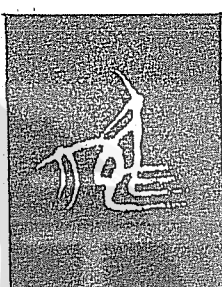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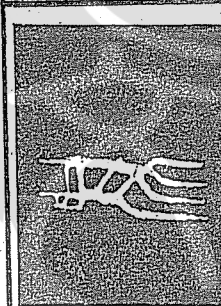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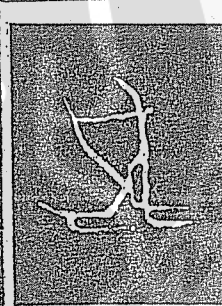
戰國時代象形春書

吳稚暉又是一陣哈哈大笑，笑過之後說：「那確是春書，不過是醫學上的書，是戰國時代的書法，篆文象形文字，今日已不多見。因為是醫書，免不了談一些男女房事的象形字，譬如……」

他隨手取了紙筆，畫了好幾張圖，然後解釋說：

「這叫鴛鴦合，這叫白虎騰，這叫龍宛轉，這叫鳳飛背，這叫海鷗翔，這叫燕同心，懂了吧？」

吳稚暉先生考證的戰國時代篆體象形字，描寫男女性生活的各種姿態

 <p>這是站立著的「人」</p>	 <p>這叫「鳳飛背」</p>	 <p>這叫「鴛鴦會」</p>
 <p>這是工作中的「人」</p>	 <p>這叫「海鷗翔」</p>	 <p>這叫「白虎騰」</p>
 <p>這是過性生活的「人」</p>	 <p>這叫「燕同心」</p>	 <p>這叫「龍宛轉」</p>

吳稚暉談得開心，他又邊寫邊說：

「篆文就是象形文字，既是象形，便有許多

男女間有趣的「圖」。彎直點調，方圓撇捺，都有含義。這種字體，我叫他「纏纏體」，就是男纏女，女纏男，東纏西，西纏東，一路纏到底。你們看這三個人，都不一樣吧！」

這個龍門陣，一直擺到午飯後，他才向蔣碧微說：

「也好！徐悲鴻由他去吧，有事朋友會幫助你的！」

臨走，他也勸蔣碧微的父親，子女的事，看開一點，挽救既不可能，聽其自然好了。

蔣父跌倒一病不起

蔣碧微萬萬沒有想到，吳稚暉來訪的第二天，她父親跌了一跤，竟使她成爲「無父之人」。事情的經過，據蔣碧微自己記載，是這樣的：

蔣老先生喜歡抽土產的小雪茄煙。那天，他親自到磁器口街上去買煙，從後門出去，必須經過一座小橋，再爬十幾級石坡，才到磁器口大街。他買好煙的回家途中，剛走下三級石坡，遇見一個挑擔子的在往上走，爲了讓挑夫的路，一側身，自己便從數級高的坡上摔到田裏，左手腕扭了筋，開始浮腫，敷過藥，後來手傷漸漸好了，可是身體從此更弱，混身乏力。

一天，蔣老先生進城看過了病，回到家裏。吃過飯後，八點多鐘，徐悲鴻和陳曉南突然來了。據徐悲鴻說，他們是在對面山上，呂斯百那裏吃晚飯，聽說蔣老先生不舒服，特地趕來探望。蔣老先生身體一向很好，他有一個習慣，即使生病也不肯上床休息，所以徐悲鴻他們來時，他正

坐在藤椅裏面，面對着隔開後房的牆壁，牆上懸着徐悲鴻送給蔣碧微的那幅畫。那一幅畫，是徐悲鴻遠遊南洋歸來，赴蔣碧微簽約時送給她的禮物。

徐悲鴻和陳曉南在右邊的沙發上坐好，徐問起老人家覺得怎麼樣？老先生嘆了口氣說：

「現在身體真是不行了，越來越感到衰弱。」

於是徐悲鴻安慰他說：

「老人家不必太辛苦了，我看，您以後就別再教書了吧！」

「不教又怎麼成呢？」蔣老先生十分感慨的說：「從前生活倒還簡單，現在是談何容易啊！」

蔣碧微在一旁聽了，心情非常沉重。他父親以七十二歲的高齡，還在過那艱辛清苦的粉筆生涯，不遑休息，豈單為他老人家自己的衣食問題而已！

當時徐悲鴻却很輕鬆的說：

「老人家不要想得那麼多嘛！」

談了一陣子閒話，忽然，徐悲鴻的視線落在他送給蔣碧微的那幅畫上，他說：

「這畫不要總是這麼掛着。」

蔣碧微以為他是在說一幅畫掛得久了，可能會弄壞，所以她連忙接口說：

「好的！我明天就換上一幅。」

但蔣碧微萬萬沒有想到，就在這種場合和這樣的氣氛之下，徐悲鴻忽然把腳一蹬，從沙發上欠身而起，向陳曉南說：

「把這幅畫取下來。」

蔣碧微聽他這麼一說，一聲不響，立刻起身走到後房，拿出畫叉，遞給陳曉南。陳把畫叉下，徐悲鴻還用鷄毛帚子揮了揮灰，兩個人把畫捲起，由徐悲鴻拿在手中，隨即告辭離去。走到門口，徐悲鴻還回過頭來說了一句：「明天我再叫臨乙再拿張畫來！」他們走出去時，蔣老先生的神色大變，滿臉是懊惱、屈辱、悲憤和激動的表情。

蔣碧微被激起無限反感，心裏暗暗的在說：「明天，即使有再好的畫送來，我也不要。」

他們剛從前門離去，五分鐘不到，顏實甫和他的新婚夫人便自後門穿過後房進來，探視蔣老先生的病，剛好就坐在徐陳兩位方才所坐的地方，蔣碧微告訴他們說：

「徐先生剛來過，纔走一刻。」

顏太太還在惋惜的說：

「徐先生纔走呀！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他呢！」

當顏實甫殷殷慰問老人家的時候，老人家微動的右手徐緩的抬起，指向他對面空白一片的牆壁，由於虛弱無力，手臂和手指都有點發抖，他語音低沉的說：

「看看！連畫都給拿走了！」

大家都不敢言語，移時，蔣老先生的眼眶裏閃閃的有着淚光，他一聲浩歎，無限懊恨的說：

「偏偏今天我又提到了生活問題！」

蔣碧微陡覺心酸難過，咽喉梗塞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翌日下午，蔣碧微在圖書館上班，五點多鐘，張蓓英、吳作人兩人同來看她，走進她家，看見她父親歪倒在沙發裏，彷彿衰弱至極。他們看看情形不對，急忙跑到圖書館叫她回去，建議她立即把老人家送到重慶住醫院。她聽他們這麼一說，心慌意亂的拋下手頭工作，快步奔回家中；果然見到她父親神色不好，氣息急促，於是大家把他先扶到床上睡好，由於礙器口地點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只好打電話去向張道藩借車。張道藩答應盡快來接，可是他當時剛剛膺命出長中央宣傳部，公務極為繁忙，到晚間八點多鐘才匆匆趕到教育學院。顏院長兩夫婦和許多同事都來幫忙，大家一商量，唯恐路上顛簸，老人家體弱支持不了，於是請校醫來先打一針強心劑，校醫把了把脈，說是脈搏很細微，蔣碧微聽了心中又是一急，十二月間，正值隆冬，寒氣凜冽，朋友們七手八腳將他父親抬進車裏，張道藩坐在司機座旁，蔣碧微坐在後座，她父親就橫躺在她身上，全身用棉被緊緊的裹住，她問老人家說：

「爸爸腳冷不冷呀？」

他老人家有氣無力的答了一聲：

「不覺得冷。」

汽車加速行駛，到了重慶市立醫院，已是晚上十時，老人家被抬進急診室，值夜醫生來診察過，劈頭便說：

「已經很嚴重了。」

一小時後，蔣老先生撒手人寰，溘然長逝。

在他老人家旁邊的，只有蔣碧微和張道藩。霎那間，悲痛和哀傷，啃噬着蔣碧微的心。

有生以來，也祇有在她父親瞑目不起的那一刻，使她感到從所未有的無助與自憐。一位護士小姐以悲憫的目光望她一眼，便拉起覆蓋在她父親胸前的白被單，輕輕的罩上了他的臉，那張蒼白、瘦削、失却生命的熟悉的臉。不久外面走進來兩個工友，用熟練而迅捷的動作，他們毫無表情的把她父親的靈床，徐徐移向太平間。

一隻微微顫抖的手，攙扶着蔣碧微的左臂，她知道那是張道藩在給她深切的安慰。導引她緊緊的跟隨在靈床之後，小小的送靈行列肅穆得簡直沒有半點聲響，蔣碧微機械的移動着脚步，她不相信週遭的一切是真實的，然而它們却又鮮明得使她無從置疑。

靈前相對話不投機

澹黃的燈光下，幕地有幾張熟識的面孔映入蔣碧微的眼簾，冰封的心扉，透進一絲暖意，滿臉悲愴憂傷的好朋友，華林、陳曉南……原來張道藩方才離去打電話通知中國文藝社的朋友，大家都趕來了。掛在她臉頰上的熱淚，跟着滾滾的拋落下來。

恍惚中蔣碧微又看到了徐悲鴻，他就在她的面前，嚴肅的面容是從未有過的。就在這時，陳曉南說他今夜陪她守靈，徐悲鴻也表示了同樣的意願，她無言的接受了他們的決定。有人進來又出去，有人落淚，有人發出深沉的歎息，有人走近她的身邊，低聲而懇切的向她說些什麼，她祇是點頭，茫然的點頭。

暗淡的燈光下，蔣碧微看到徐悲鴻在為老人

家留下靜靜的永恆的肖像，他畫了一幅素描。五點鐘了，窗外透進來一線曙光。這慘淡的曙色是她有生以來，所看到最淒涼的一次了。朋友們都幫她去辦事了，太平間除掉她父親靜靜的躺着，就只剩下蔣碧微和徐悲鴻兩個人。

徐悲鴻低沉的對蔣碧微說：

「妳不要難過了，老人家的後事，總得好好辦的，錢的問題，妳也不必擔心。」

剎時間蔣碧微的頭腦像窗外曙色一般的清澄，她立刻想起了前天晚上，在她家裏，他那不可有恕的行爲，為那幅畫。

憤怒急遽的從心底昇起，但是她仍忍耐着向他說：

「老人家生平輕易不用人家一文錢！現在他過世了，我必須遵照他平素的意志行事，我認為這比什麼都重要！至於喪事，我只求盡責遵禮，有錢是有錢的辦法，沒有錢就做沒有錢的打算，我必需預先聲明：我決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！」

徐悲鴻默然無言，東方天際，太陽湧出了雲層，有一縷燦然的光，恰巧照射在她父親的臉上，她父親的面孔好像有點紅暈，彷彿又復活了。

「現在，我替妳想想，也為孩子們着想，」徐悲鴻又打破了岑寂，像是在對她加以試探：「這樣下去，總不是辦法啊！」

蔣碧微恨惡已極，為什麼二十年來，徐悲鴻永不更改，無論在何時何地，什麼樣的情境，他只要一開口，便是以他本身的利害或意向為前提，完全不顧蔣碧微的心境和情緒。她遭了這麼大的變故，心裏的悲哀，正在難以支撐，她父親還

僵冷的躺在旁邊，徐悲鴻居然還有心來和她談情感上的問題。

「算了吧！」蔣碧微義正辭嚴的打斷了他的話：「我們既已分開，一動不如一靜，天下離異的人很多，不足為奇！你我個性大不相同，勉強在一起，將來又鬧一次離婚，豈不是大笑話。如果你需要女人，儘管去找吧！」

「妳不要總以為自己很行，」徐悲鴻也很正經的說：「我是顧念舊情。」

蔣碧微的父親逝世以後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她內心的悲慟難以言宣，想起平素父女相依，朝夕晤對，如今只剩下她孑然一人。每天早晨一覺醒來，眼淚便奪眶而出，最難堪的是坐上飯桌，獨據一方，彷彿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，筷子還沒有舉起，就情不自禁的心酸落淚，簡直使她茶飯無心。她生來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那段階期的哀痛逾恆，無疑是父女情深，天性使然。

稍後，顏實甫不勝感慨的說：「老年人病了，在他四週的東西最好不要移動，尤其是這裏面還牽連着情感問題，徐先生這一舉措，實在是有一點……。」

吳稚暉也說：「假如蔣老先生能够看開一點，不嘔那些閒氣，也許他還能多活幾年！」睿智長者的感慨，意在言外！

蔣母在淪陷區逝世

蔣碧微的父親逝世才九個月，即民國三十二年九月，她又一次遭受了無可比擬的悲痛。有一天接到她姊姊從淪陷區輾轉寄來的信，告訴她母

親在南京一病不起。母親的棄養，是她終身無法彌補的憾恨。她父親聞關萬里逃抵西南的那年，她母親因為年高體弱，路途遙遠而未能隨行。從此她老人家便陷落在上海，孑然一身，乏人照料，尤其當時上海食物缺乏，食油董腥很難買到，她老人家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。後來蔣碧微的二堂兄在南京任職，二哥二嫂想到她母親獨居上海，實在寂寞，於是便把她接到南京去奉養，對待她老人家非常之好，閒居無事，便打牌，聽聽戲。她父親過世以後，南京方面早就得到了消息，只是始終瞞着她不敢講，因此她母親經常惦念父親，為何那麼久沒有信來？情緒不寧，憂心忡忡。九月間突然中風，她二哥二嫂連忙請醫生為她診治，並立即電告在宜與蔣碧微的姊姊，她姊姊接電趕到南京侍疾，起先好了一些，後來又起變化，竟然醫藥罔效，她老人家就這麼撒手西歸。蔣碧微從她父親的遺物中，找到母親寫給父親的信，可略知在淪陷區生活的艱苦。使蔣碧微更難過的是徐悲鴻的弟弟，蔣老先生的義子壽安，非但不知感恩圖報，還侵吞了她母親的錢財，信的原委是這樣的：

「梅笙老友：上月中接讀兩函，知現在專任一校，鐘點減少待遇仍舊，自此可免跋涉之勞，深為欣慰。關於往來書信，此遙遙半載中來函已收到五六封，此間去信則察來信語氣，似多未曾入目，憾憾。我因上海維持不易，擬遷往仁麟姪處居住前，曾屢次函徵汝之意見，並問汝有無意思回滬同往，久不得覆。」

在此雖無經常家用之支出，但搬運行李以及

零星酬應，個人用度亦頗不資，蓋昔日祇聞內地生活之高昂，此間近亦有過無不及也。前託徐姓劃給我之二千元，為時已逾半載，尚未取到分文，我早已照來信所說，將原信另具收據託壽安代往徐太太處取款，乃渠一再遷延，我離滬後接其來信，謂已代取到一千元，尚有一千元則忽而謂已被人領去，忽而又謂徐太太要暫時移用，支吾其辭，不知葫蘆裏所賣何藥。現已去信促將已取到之一千元匯我，其餘一千元如果被人領取，則須徐太太交出其人收據，如係徐太太暫移則須問明何時可以歸還，尚未得其答復。據我推測，則壽安夫婦近年來對我感情甚壞，照應更不必說，即如離滬前有一度無處購買食油，余竟半月無油入肚，彼家中囤積五六吶之多，坐視不肯分我點滴，可知其忘情矣。渠現方與任企辰合作，受某方之庇護，經營投機事業，此二千元或亦為其移作資本，一時交不出耳。故此後如有款項出入及要事函告，汝轉託建奇或鍊霞為妥，萬勿更經其手，是為至要。又由中行匯來之二百元，前以行中停業，未能支取，現在行中已可撥付，且經請由徐荷公代為查明，確有呂姓匯款，現亦託壽安代領，未知何時可以到手。又來信所說，可由蔣仁設法劃付三千元之說，果能如此自極妥當，余擬親往高塹與阿梅接洽後再行函告，余此次因家中公堂租由八叔八嬸經手多年，一無交代，今年租費價昂，而壽林婦及太林姪等均所入不敷生活，經與仁麟姪商定，由余偕同四嬸及長林姪等回里收取公攤，此事自使八嬸大為不懌，然未可即任其把持，現在已收取完畢，照攤余家

可得法幣一千元，去開支後所得無多，然壽林太林兩家則不無補助也。家中房屋除院堂及後進外已拆毀殆盡，惟較他家之燬于火者猶存空壳耳，在宜城及和橋兩處晤及至親戚眷，頗多劫後相逢感慨百端，昨日並乘輪由湖汶越揚嶺至張渚，晤文楣，渠家現僱居莊村一小屋中，伯威等仍在山中某中學，度其堅苦之生活，靜子于今夏與番禺章正凡訂婚，章亦音專畢業，現在山中教書，不久靜子將與偕來後方，結束學業云，鴻甥已回重慶甚慰，附致一箋，可即轉交。此祝大安

清波啓 十一、五

長子伯陽突去從軍

對蔣碧微來說，民國三十二年這一年，是她最悲傷痛苦的。九月間，她的母親步父親後塵，與世長辭。她不知道自己怎麼渡過那一段憂傷日子。沒有想到，才十六歲的兒子伯陽，竟自作主張，參加了十萬青年的志願軍，而且一去便無音訊。事情的經過，是這樣的：

三十二年底，經郭子杰帶到成都升學的伯陽，在唸了一學期高中之後，以十六歲的稚齡，竟然自作主張，參加十萬青年志願從軍，而且去後音訊毫無，下落不明。蔣碧微接到郭子杰的信，才知道這個消息，一時間胸頭抑塞，麻木無知了好半天，才傷心落淚，但是想到人家的兒子可以為國犧牲，自己又怎能自私的說他做得不對，伯陽有從軍壯志，她這個做母親的唯有感到光榮驕傲，但伯陽祇有十六歲，這樣不告而去，除了使她極度震駭以外，同時百思不得其解！她委實無法想像伯陽為什麼要這樣做？難道他是在什麼時

候和自己有了心靈上的距離？十多年來她忍辱負重，發憤圖強，在水深火熱的抗戰時期，勉力肩負起父與母的雙重職責，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蔣碧微常常流淚自問，她這麼痛苦的生存着，究竟是爲的什麼？自己的答覆，當然是爲了孩子。可是如今偏是孩子也來給我致命的打擊！

蔣碧微無可奈何的四處探聽進一步的消息，最低限度她知道伯陽現在怎麼樣了？他在什麼地方？後來才知道他參加了孫立人將軍的新一軍，在緬甸受訓。當時在她頻遭苦難的心境下，幾乎使她喪失了繼續生存的勇氣。張道藩縱使傾其萬丈柔情，給她更深更多的愛撫和慰藉，然而，她的心緒惡劣，仍然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大轟炸下重慶生活

蔣碧微失怙失恃之後，心情悒鬱悲傷無以復加，她常常會想起戰爭的恐怖，重慶遭受大轟炸的悲慘。那時的情景，蔣碧微曾如此記載：

「日本軍閥的魔掌，竟伸向了毫不設防的神聖學術殿堂。下午，天空懸着初夏的燦爛陽光，同學們大半都在上課，鎮上的那一條街，靜悄悄的，不見人影。忽然，淒厲的警報聲破空而起，大地似在顫抖。於是，課堂裏的人們湧了出來，樹叢裏的鳥兒，被驚得撲撲的振翅飛散了；這時候人們的神情仍還不怎麼顯得驚惶，因爲在大後方，警報和轟炸幾乎已成家常便飯，尤其黃桷樹本身就是疏散區，每次發警報，炸的多半是重慶城區，復旦大學的師生，在心理戒備上難免不太緊張，所以這一次的警報來臨，大家也和往常一樣

，僅祇疏散到街市和學校以外，彷彿在作一次散步和遠足，許多教授先生，乾脆回到家裏，忙裏偷閒，休息片刻。緊急警報發後不久，人人都在心裏嘀咕，不知道今天的大重慶，又該輪到那一處地區遭殃。俄爾，隆隆的轟炸機聲，自遠而近，好像直撲北碚方向而來，這是以往從所未有的事情，我們有點納悶，走出門外，向一碧如洗的

天空眺望。就在這時，紫漆紅膏藥的醜惡轟炸機，三十架一批，猶如鷹隼搏兔，勁矢一般的向黃桷小鎮衝，我們的驚喊還沒有出口，裂帛似的彈嘯聾人心魄。敵機剛剛掠過我們頭頂，轟然的彈爆巨響震耳欲聾，一陣狂風捲過，硝煙硫氣火辣辣的撲人臉面，一時間天崩地裂，日月無光。地面的黃土紛紛揚起直沖雲霄，附近小山坡上也中了炸彈，大小石塊崩裂衝滾，勢如萬馬奔騰，將許多校舍民房轟破壓塌，哀號極喊的人聲此起彼落，一座安謐的學府，一個寧靜的小村，竟在轉瞬之際變成了慘酷屠場，火海地獄。到處都是燃燒倒塌的房屋，到處都是血肉模糊的受難者！人們盲目瘋狂的跑來跑去，臉上佈滿驚駭欲絕的神情，復旦的校舍半毀，死傷人數盈百，名學人孫寒冰被巨石擊中後腦，不幸慘死，這便是復旦大學的被炸，日本軍閥慘無人道的屠殺行爲。我家的隔壁是復旦的醫務室，不久，那些受傷的人，都被抬來救治，呻吟悲號之聲，不斷的傳來，許多全身染滿鮮血，骨肉支離破碎的傷患抬過來又抬過去。女傭同弟受刺激過甚，無法克制自己，她哀切的放聲痛哭，淒厲的哭號也使我流下眼淚，我悲傷，我憎恨，我激動。倘若有一個日本兵

出現在我的眼前，我會毫不遲疑的衝上去和他拚命相搏——當時的倖免者，人人都和我有着同樣敵愾同仇的心情。但是這種屠殺無辜的殘暴行徑僅祇是開始，自從復旦被炸，日本軍機一連串的向重慶市郊所有學校，展開了慘無人道的襲擊。」

徐悲鴻又鬧師生戀

蔣碧微跟徐悲鴻，自從她父親逝世時見的面，以後幾乎都不見面，因爲在心理上，彼此都有前塵已了，情義早絕的感覺。

那一陣子，徐悲鴻始終都在忙於高歌「關雎第一章」，幾經挫折，仍無所成，於是他又跑了一趟桂林，別出心裁的登報招考女職員，擔任中國美術院的圖書管理工作，報名者五十餘人，筆試由他的學生張安治主持，口試由徐悲鴻親自甄選，結果是選中了一位十九歲的湖南籍女學生，名叫廖靜文，然後院長和管理員同乘臥車經柳州、獨山而貴陽，再搭公路車到重慶磐溪，起先廖靜文和張荷英同室，後來她爽性搬進了院長室，公開與徐悲鴻同居。

蔣碧微雖然知道這件事，但並沒有去理會它，這樣，徐悲鴻總算達成了他的願望。

唯一的缺憾是廖靜文稍嫌年輕，沒有處理生活的經驗，據說她和徐悲鴻同居的時期，房間凌亂，飲食失常，衛生條件尤嫌不够，這些，對於徐悲鴻的身體很有影響，因此不久便有徐悲鴻患病入院治療的事情發生。

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八日那一天，廖靜文突然拿出了一瓶毒藥，她威脅徐悲鴻說：「除非你立

刻登報和你太太離婚，再跟我正式舉行婚禮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就一齊吃下這瓶藥，大家同歸於盡！

徐悲鴻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事情，他嚇壞了，立刻答應全部照辦，只要廖靜文別逼着他吃毒藥，當時他就擬好了廣告稿，先聲明和蔣碧微離婚，這一則廣告刊登在二月九日貴陽的中央日報，其文曰：「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，斷絕『同居』關係已歷八年，中經親友調解，蔣女士堅持『己』見，『破鏡已難重圓』，此後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不相涉，茲恐社會未盡深知，特此聲明。」三天後，再登報，聲明他和廖靜文訂婚，當天還請了兩桌客。

蔣碧微對這事，仍舊沒有理會，朋友們的觀感却是為他惋惜，最直接的反應來自蔣碧微和徐悲鴻所生的女兒，那時徐麗麗已經十五歲了，她寫信質問她父親說：「爸爸：為什麼您每次追求一個女人，就要登報跟媽媽脫離一次關係，假如您還要追求十個女人，您是不是要登十次報呢？」

徐悲鴻只好央求他的學生陳曉南說：「你快去安慰安慰麗麗！」

陳曉南不知怎麼開口才好，支支唔唔的說：「麗麗，……大人的事……妳不會明白的。」

「我明白……」麗麗大聲的叫：「你們是一丘之貉。」

蔣碧微遭遇一連串的家庭變故；父母雙亡，兒子出走，徐悲鴻又會對她做出什麼樣不可思議的事情？

素那那頭，張道藩暫時把局面安定下來，情

濤多變，她竟跑到張道藩的上司那裏，告了一狀，下場如何？

一向在外流浪的徐悲鴻，也知悉了蔣張的戀情，他會怎麼處理？（未完待續）

風流人物

萬 墨 林 等 著

第一、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

第一集要目：（一）民國四大美人（二）徐志摩四角愛（三）蔡松坡鳳仙戀（四）喜艷親王劉喜奎（五）藝壇奇女子：劉喜奎、樂蒂（六）宋代狀元三角愛（七）坤伶主席新艷秋（八）賽金花本事全文（九）洪狀元煙臺舊事。第二集要目：（一）浪漫大師郁達夫（二）郁達夫遇害謎底（三）一代紅顏陳圓圓（四）美人窩裏黎錦暉（五）風流次長唐有壬（六）第一荒唐陳公博（七）慈禧與榮祿（八）豔星豔聞錄（九）將軍與詩人（十）梁任公的祕密戀史。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，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。

戴笠的一生
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費 雲 文 著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多期，極獲讀者好評，認為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年前經費雲文先生重新增訂彙印成書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